

英愛爾斯著

人的理想

英·愛爾斯著
燕譯



文潮出版社發行

長篇名著小說
幻想的愛人

英浪 · 愛爾斯 · 著
燕 · 斯 · 譯

文潮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渝初版

幻想的愛人

定價 元

著者 英·愛爾斯

譯者 浪燕

出版者 大潮出版社

林森路塞家巷三號

總經理 建國書局

重慶林森路特二上崗號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他細心的觀察她家庭裏近，這戀愛發展到更深的地位，是很有希望的。阿克羅是愛着她，他雖會用很機巧的方法，迴避她母親和她的姊妹，但她們已在互相的在背上拍着，表示欣悅的樣子。

當他聽見這哭聲的時候，他正在感覺人生無聊，好像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使他發生興趣。這時候，他很疲乏似的從椅子裏跑出來，走到窗口。

這是一個冷清清的深夜，在黑暗的天空裏，無量數的明星閃着，好像放出微弱的光輝，普照大地，在這星光之下，阿克羅能辨識一個女子的形狀，正在沿小路慢慢地行走着。

她很慢而頗異似的走着，阿克羅發生一種搖搖不定的好奇心。這時候，雖感覺人生無聊的他，也發生一種突然的衝動，他從窗口轉過身來，拾起擲在地板上的帽子和衣服，向扶梯邊走來。

當他走到樓梯的中途，一種道歉的聲音，把他停住了。他停着腳步，回過頭來說道：

「喂，什麼事？」

「……」阿須敦先生差我來問你今天晚上十點鐘能不能在這裏，因為他
要特別的來看你。」

密克露出驚訝的神氣；阿須敦那晚已和人家有約，他是知道的。顯然的遇到了什麼
事，破壞了他的計劃。

「十點鐘麼？可以的；我敢說我必在這裏。」

他走下樓去。

他停在小路邊上，對街市上下的望了一番。

使他出來的衝動，已經消滅了；那時天氣十分寒冷，還是靠著火爐比較適意。他遲
疑着，在那時候，那女子的形狀，又看見了。

她停止在路燈光之下，她的兩臂好像抱着什麼東西——小孩子！的確不是小孩子。

密克的好奇心又發生起來，他扣緊了衣領的鈕子，向前走着。

女子又行動起來，好像自然而然的跟着他走。當密克和她並肩而行的時候，她向後

退縮一點，好像恐懼的樣子。

「什麼事呀？」密克很遲鈍的問道。

他們現在離開路燈幾碼了。但是，當她轉過來用驚駭的眼光看他的時候，那黃色的燈光照着她的面孔，密克看見她非常的年輕非常的美麗，雖她眼睛裏表現着悲痛，淚珠兒數濕了兩頰。

「什麼事呀？」他更柔和的問着，等到她發出悲傷而顫動的聲音，否認的答道：

「沒有什麼——一點也沒有什麼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！」他帶有更愁苦的聲音說着。

「你正在哭呢——我聽見的，在這夜深的時候，沒有人走在街上行走，并且決沒有人無事哭的。假使你生產了小孩子，你應當知道要——」他的話聲斷了。她笑着，一種微弱而不定的苦笑。

「一個孩子！」她顫動的說道。「這不是一個孩子；這是一隻貓兒。」

「一隻貓兒！」密克的聲音含有厭惡的樣子，他突然發生懷疑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那是惡作劇麼？

「喂，究竟什麼事呀？」他再問。

她望了一望，沒有回答，就走開了。

密竟開始感覺得愚蠢；他不願意放棄他跟隨她的衝動。到底，一個在路上行走并且哭着，並不關他的事；他看着她終有點不忍。

她的頭髮在她不很美麗的帽子底下，在燈光下發出金黃的顏色，她那橢圓形的兩頰，圓形的頤，他都能在她迴避時的面孔上看見，這副面孔，觸動了他的心弦，使他回想幼年時代，他的已經去世了的年輕的母親。

「不要以為我是干涉你或煩擾你」，他又說道：「但是有沒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助你

.....」

他搖搖頭。

「沒有什麼事.....我知道你聽見我的哭聲.....沒有什麼事，我——」於是她突

然的停止了她的語聲，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「啊，我多麼不幸呀——萬分的不幸——

我願意我死了罷！」

像這位女子聲音的悲慘。

「看呀！」過一會兒他又說道，「你難道不覺得站在外邊冷麼，我想你恐怕好些時沒有喫飯——婦女的一切，我很明白。你住在那裏？你最好快點去靠火爐，並且喫一點飯。」

「我不願再回去了」。她說。

他說話十分沉靜，但是含有一種頹喪的神氣是無疑義的。

麥克是一個敏捷的思想家，他完全忘記了他的頭痛。這是一件偶遇的事。世界上儘有這種他未曾經過的怪異的事。

「我想你一定疲倦了」。他柔和的說道。「并且大概感覺無聊，我也是這樣。當你哭的時候，正在懷想着在這世界上叫我怎樣好呢。這使我覺得和你是一種親屬——真的，依我的話。假使我是一個女子，我早已要慟哭起家。你能不能跟我來，去喫一點晚飯？我也是餓了。」

她向後退縮一點，表示恐懼的樣子。

「啊，不——讓我去罷！」

她預備走開，但是密克阻住她的去路。

「你不能終夜的在街上行走」，他決然的說道。「你自己雖不要緊，那貓兒不是要

恨你麼？」在他聲音裏有一種笑的暗示，他終身沒有感覺到這樣嚴重。「假使你不要我

哀憐你，你至少也要哀憐我……求你不要以我為路人來煩擾你或像那……」他停止

了說話，驚駭着他自己的輕率。

「假使你這樣說」，她顫動的說。「我更是抱歉。」

「我歡喜像那樣說」，密克答道，「因為現在你可以跟我來，一同去喫飯。我知道

離這裏很近的地方，有一個小飯店。假使我們都是不幸者，我們至少可以把不幸併攏起

來。」

彷彿有人告訴他說，這女子的幸福已到末路，她是失望了，他對她偶然的好奇心，

表現出更驚訝的樣子。

他覺得有些不可解釋的樣子，一幅帳幕已從他生命的花揭開來了。好像也站在新世界的門檻上，在這新世界，婦女只爲真理與悲劇而哭，決不像現在的婦女們作無聊的悲哀。

她沉默了一回。於是突然的笑起來，一種漫不經心的苦笑。

「很好，」她說。「我想我可以聽你的話。」

密克心裏覺得快慰，他真不想她竟允許他做他的伴侶。

他們靜默的走了幾步。有一兩次，貓兒在他的臂裏動着，發出一種咪鳴的聲音，密克在黑暗中笑了一笑。

就是這貓兒，使我對於這件事，發生同情心，他想着，并且驚奇着。再看着她，表示贊成的樣子。

「讓我替你抱貓。」他建議。

「抱貓麼？」她回答。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啊，貓兒，不，謝謝你，他不歡喜別

人抱他的，他恨生人的。」

「啊！」密克說，他覺得忿怒的樣子。「這是一件寶貝麼？」密克問。

「是。」她把他的手裏的貓兒更加抱緊點。「這實在不是我的。」她解釋着。「不過

人家在那屋子裏虐待他，我把他抱來的。」

密克沒有什麼問題可問，但覺得這是一個快慰的片刻。他不再說什麼，直待他們到

了飯店。

這是一個很小的樓下的地方，這時候已寂寥得很了。

密克揀了張靠轉角的椅子，這桌子的一部份是被帳幕蔽了的。

當他站起來脫外衣的時候，他很有趣的看着那位女子。

她更加美麗了，他有點感動了；她忘記了，當他初見她面孔的時候，淚珠兒還存留

在他的眼睛裏呢。

她的眼睛多麼可愛呀！——真正的灰色，黑色的睫毛，美麗如畫一般的眉毛。她突

然的抬頭一看，正碰着他出神的注視。

「啊！」她說，在她聲音裏面有點輕慢的樣子；她那白色的兩頰已經變紅了。

「喂？」密克微笑的說着，表示友愛的樣子。

他「她對面坐着：她謝謝他幸運的明星，在他更換晚服之前，地蘭的消息已經到他。他看「看這位女子，他對於自己懶惰而奢華的生活，覺得有些慚愧；并且那銀行存款，好像一小瓶的油，永久不會缺乏。這位女子佔盡了世界上的優點，她穿着潔淨的衣服，她確是一個高貴的女子。她的手套已經破壞而修補得很好，她的外衣，在這寒冷的夜裏，似嫌太薄。」

「喂，我們喫點什麼東西？」他問。他感覺非常快樂的樣子。「你那奇怪的貓兒怎麼樣呢？他有沒有名字？」

她嬌弱的微笑着。

「我問他勝利，」她說。

「勝利！」密克的眼睛閃爍着。「呵，這是一個新奇的名字。」他冷笑着說「勝利必喫一點牛乳，我想，我看他瘦得很，是不是呢？」他懷疑着問。

女子「黑貓兒的頭。」

「他已經半餓了。」她說。「假使你不喫飯，你也要瘦得像他一樣。」

「我相信我要這樣的。」他謙遜的說。

他拿起菜單看看，以消釋他的愁悶。當侍者來的時候，他吩咐預備這飯店裏所有的最好的菜。他知道這女子正在出神的注視他。當侍者去了，他說：「我不能喫那樣好的菜。」

塞克臉色變紅了。

「我想你將要和我一同喫飯，」他說。「我希望你將——我太尊重……」

「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。」他煩悶似的說。「我不知道你以為我是一個什麼人。」

「……好，我想我是絕望了。」她停住了，咬咬她的嘴唇，於是她又說起來。

「我不想你再看見我，這真有點多事，但……」

「我希望再見你許多回數。」塞克很出神而驚訝似的說。

她轉過頭來。露出冷酷的臉色。

「我想男人家都是同樣的。」過一會兒，她說。「然而……」她聳起兩肩，表示一

種輕慢的樣子，使密克頓然露出不豫之色。她突然感覺疲倦，靠着椅背。「這是我待我的好意。」她無興趣似的說。

「這那裏算得好意，」他趕快的說。「我對你比你對我要快樂點。假使我不要你，我也要孤獨的消磨這個晚上。」除夕。「他忿恨的說，忽然又想起瑪利地蘭。

「除夕麼？」她說。她把眼睛閉了一會兒，密克有一種不適意的感覺，知道她正在回想過去的一年，在這十二個月裏，從沒有看見一點快樂的事情。現在她回想着，只有嘆息罷了。「呵，我不要再過像過去的那個年頭。」

「你不致於再有，」他說。「我有一種感覺，覺得你有許多好的事情迫隨於你。命運是時常改變的。假使你從前過了困難的日子，將來是不會再有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命運，」她說。她說：「你不相信，我相信。」密克說。他雖不願意看她頹喪的臉色；他有一種強烈的願望，要看她的微笑和快樂。他喋喋的說下去，又說了許多一時想得的無意識的話。

侍者來了，把盆子放在桌子上。當密克向他要點湯給貓兒喫的時候，他毫不傲慢的

神氣。他鄙夷的看着爵利——爵利，蜷伏在她的裙上，作嗚嗚的睡聲。

『自然，您知道，我們應當要一瓶酒，』密克說。『因為今天是除夕，東西要便宜點。』

『他歡喜叫她飲香檳酒，但他不敢提議。他相信假使她知道他是一個富人，她早已走開了。他要了一瓶價錢便宜的紅酒，并且滿滿替她斟了一杯。』

『呵，這是祝你新年的幸運，』他簡潔的說。『更祝我們這不期而遇的佳會，使我更是快樂。』

她眼睛紅起來了。

『你是不是常常這樣仁慈的待人，像待我一樣？』她緊張的問。

密克臉紅了。

『啊，我想，』他抗辯着。『你不要說這是仁慈，這不過是自私自利罷了。假使我不遇見你，我也要孤獨的消磨這個晚上——我不歡喜孤獨，你允許和我一同喫飯，這就是我的榮幸了。假使你知道我感覺得多麼無聊……這世界實在是可厭惡的。』

她笑着，把手擱在桌上，擰住她的頭，對他沉思似的看着。

『你窮麼？』她問。

『窮像禮拜堂之鼠，』密克說。『至少，』他補充的說——『我是一個不幸的乞丐，錢一到手，就把他用了。我一生沒有儲蓄半文。』

這至少是真理。

她點點頭。

『我也是這樣，我沒有一文儲蓄……』

她的聲音又含有悲傷的樣子；密克就停止了說話。

『現在我們應當互相知道名字，』他從衣袋裏去摸名片，但又快變了他的心思，記得名片上有通訊處等等。『我的名字叫梅魯』，他說。『他有幾個受宗教洗禮的名字，但人家都叫我密克。』他等待着，希望似的看着她『你可以讓我知道你的名字麼？』他問。

她向下定神的看着盆子。一會兒，她突然的抬起頭來。